

听月亮唱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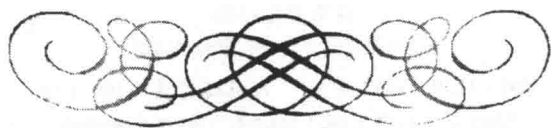
猎瑾◎著
华文出版社

月光丝缕如线，
串起往日的点点滴滴，甜的、
苦的、酸的、涩的……
每个相处片段自成音符，谱成
恋歌一曲。
十年前，听月亮唱歌，为缅怀
无疾而终的单恋。
十年后，彼此开怀，彼此明
了，不为逝去的无果，只为拥
有的结局。



听晓籁

猎瑾 著
华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月亮唱歌/猎瑾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04. 11

ISBN 7 - 5075 - 1764 - 0

I. 听... II. 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1401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话 (010) 63370892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80 × 1230 1/32 开本 7.3125 印张 10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8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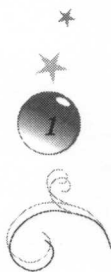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我叫沈蔚蓝。

单身，年方二九。这么说可能会有人误会，不是二九一十八，而是 29。

现就职于一家外资银行。因公司精英众多，本人难免略显资质平庸，又属务实派，安于现状，再加上相貌也平庸，呆了 5 年也没混出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。但也许因为本人是制度的拥护者，虽没大功，也没犯什么大错，所以至今仍是小职员一个。不过相较于其他上班族而言，这里的老板相当惜才，薪资优厚，各路人才趋之若鹜。于是乎，虽说是小职员，但看看每年这么多挤破头还进不来的青年才俊们，心中便有无限安慰，暂且厚着脸皮地把自己归为精英一族了。

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所站的地点是融资部，面前的黄秘书正低头核对此次的培训名单。



F3 a48/05



暂时无所事事的我，倚靠着办公桌环顾四周。整个公司采用全透明设计，办公区域之间以玻璃阻隔。这样方便监视员工，却也把高层们的举动暴露于众，美其名曰：相互监督。说到底这些高层们还是员工，都不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大老板要监督的人。没人有异议，谁让人家是衣食父母呢。

最里面的一个独立办公区里坐着的是风头正健的融资部经理范希文。才上任没几天就博得公司女同仁的青睐，硬是把另一位经理韦庄从首席黄金单身汉的宝座上拉了下来，取而代之。看来韦庄单身父亲的身份在遇上强敌时还是让他跌价不少。

此刻，这位经理似乎正在处理某件棘手的案子，神情沉重，剑眉深锁，不停地用笔敲击桌面，很是烦躁。从我进入到现在不过十来分钟，他已经喝掉了三杯咖啡。

于是我暗自忖度：曾经对刺激性饮料绝口不沾的人，现在竟如此依赖咖啡的镇定作用，可见身为首席黄金单身汉的压力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。

噢，对不起。我是不是忘了说了。我与他是旧识，他曾是我最好朋友的男朋友。那天，不知情的韦庄介绍我们认识，他表现得生疏而有礼。“沈小姐的名字很好听。”多客套不是，5年的时间不至于将一个人完全忘记吧。他是装着不认识我。我想过为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后悔当年因一时冲动导致的分手，且至今不能释怀。他不愿面对，于是漠视会勾起他往事的。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本来就不知该如何应付重逢的尴尬场面。



“沈小姐。”

我压根儿没听到有人在叫我。

“沈小姐。”

“啊？”第二声呼唤才让我回神。

“沈小姐，名单我核对好了，没有问题。”黄秘书有着同她严谨工作作风不符的甜美笑容。

“哦，哦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那我回去了。”转过身，暗暗吐舌。我在干吗？居然在自己部门以外的地方放任思绪游离，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。

走喽，回人力资源部了，韦庄是个和善的上司，不会介意下属偶尔的神游。

刚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李度就滑着座椅来到我身边。

“听说你刚才上去了。”她挑着眉毛，兴致勃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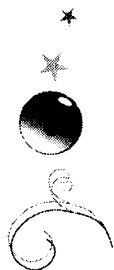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，怎么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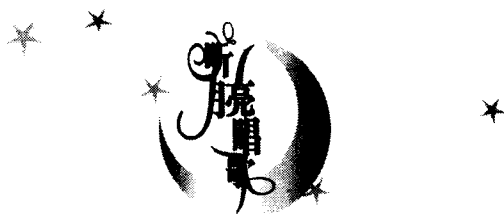
“见到他没？”

“他？”她没头没脑的让我不解，但随即领悟，“哦。你说赵立青？看到啦，在电梯里遇上的，他正要出去……”漂亮的李度从不乏追求者，公司里就有多位，赵立青恰是融资部里的一个。

她摆摆手，打断我：“谁问他了，说范希文呢。怎么样，刚才没看到吗？”

“小姐！我是去办正事，不是去看男人的。”我抗议。刚才是瞄到几眼没错，但这跟刻意去看，绝对有着是花痴与否的本质区别。我吃饱了撑的专门跑去看他？





“好了，知道你最耿直了，不会借办公之名行花痴之实。你到底看到没？”这话怎么听着都像在嘲讽。

“看到了。”还是忍不住叉腰问她，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，大清早的就八卦。”不像她平时作风啊，要八卦也暗着来，今天却格外明目张胆。

“今天情况特殊。”她继续不懈追问，“你上去的时候，他在干吗？”

“工作喽。你想干吗？”我警觉，她该不是看中了楼上那位吧。

“你管我干吗？”她对我不合作的态度很是不爽，“不是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吗？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感觉？能有什么感觉，就比平常阴沉一点。”我是有自虐倾向，会对这一张臭着的脸有感觉。

语毕，我看到了另一张失望的脸孔。

“你完了。”她滑着椅子离开，也不打算为她的话做注解。可我得问个明白。

抓住椅背，止住她远离的趋势。“你倒是说说看，我怎么个完法。”

“对着韦庄，你没感觉。现在看着范希文你又说没感觉。你不是完了是什么？”

我还是一头雾水。“这之间有必然联系吗？”

“各色优秀男人都入不了你的法眼，稍差的就更不用说了。你这辈子是没希望找到男人嫁了。”她直直地下了结论。

“瞎扯什么啊，回自己那儿去，别来烦我。”为了顾及形





象，我没抬脚把她踹回去。

“忠言逆耳啊！”她不急不缓地说着，晃晃悠悠地转回自己座位。

这种要死不活的语气，恨得人牙痒痒。要不是碍于旁观者众多，不方便施展拳脚，我肯定会上去掐她脖子，让她收回这些胡言乱语。

我讨厌下雨天。因为我还没到富裕到既能买房子又能买车的程度，下雨天我的鞋子会遭难，更多时候还会殃及衣裤。是的，我也可以穿双不怕水的鞋。想象一下我身穿精致的套装，脚踩高统套鞋的情景，不会有意外，第二天最俗着装奖就颁给我了。

下班时分，突然下起了雨。没带伞，想不到家的时候变成落汤鸡，我站在大厦门口，盯着停车场的方向，看有没有善心人士肯让我搭车。

一辆银色的宝马 325i 从停车场向这边驶来，那是范希文的坐骑，同样是五年，人家都混成大资了，而我还只是公车一族。范希文总有办法让人相形见绌。

“蔚蓝，上车，送你一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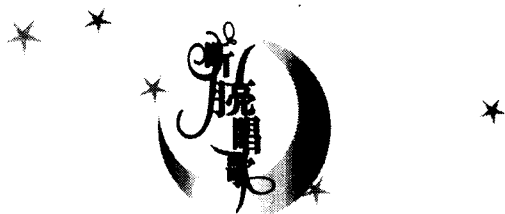
韦庄的黄色进口甲壳车不知什么时候停到了我面前。

“哦。”我笑着答应，韦庄是善心人士。

就在我准备弯腰进入的时候，宝马从甲壳虫旁边飞驰而过，我瞄到了他面无表情的脸，耍酷不是。

“没看天气预报吗？傍晚会有雨。”韦庄伸手帮我扣好安全带。没办法，琐事上我记性不好。





“我定的天气短信，现在都没到。”我耸肩，那是移动公司的错。

他笑了，那是个能让人联想到温暖的笑容。他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上司，会让身旁的人觉得安心。

“豆豆从他姑姑那回来了，说想你呢，要不晚上在我家吃饭？”豆豆是韦庄的宝贝儿子，甲壳虫就是在豆豆的强烈建议下换的，说实话大男人开这么可爱的车实在有点儿不搭，不过他是二十四孝老爸，儿子喜欢就好。

“好啊。”我毫不迟疑地答应。带豆豆的婆婆做得一手好菜，光想想就会让人垂涎欲滴。

“今天我亲自下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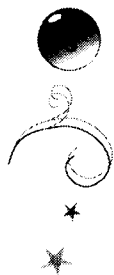
我维持住我的笑容，不让它垮得太快。韦庄的家境很好，好到从小到大就没让他进过厨房。“呃，我突然想起我晚上还有事，可能没时间去你家了。”

“哈哈，开玩笑的。”他伸手揉揉我的头，手法跟揉他儿子如出一辙。29岁的女人还被人当成个孩子来对待，面子上难接受。我抗议过多次，却不见成效，还好他只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这样。

* * * *

从韦庄家回来已经是9点之后的事了。

洗完澡换上睡衣，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雨依旧下着，雨点击打着窗户，滴滴答答。有别于窗外的潮湿和寒冷。我的小





屋里温暖舒适。这是属于我的房子，产权证上写着沈蔚蓝的名字，当然我得透支将来的钱。不过无所谓，在异乡有家的感觉相当不错，我心甘情愿背负十几年的债务。

就在我百无聊赖地频繁换台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

来电显示为老家的号码。

“爸。”这个电话不得不接。

“刚才去哪儿了，怎么现在才回来。”

“去同事家吃饭了。”

“哪个同事？男的女的？结婚了没有？有没有女朋友？”
25岁后，我爸开始对我的交友状况感兴趣起来。

“女的。”这么回答，一劳永逸。

“又是女的！”浓浓的失望从电话那头传到我耳里。“你什么时候也交个男朋友来看看？”

“我交过。”忍不住提醒他我有过一个男朋友，虽然只维持了不到一个月。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。

“你还好意思说！我还没来得及看到就没影了。你在跟我闹着玩是吗？这种事情能玩吗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个人定下来……”

“是是，我不好。你打电话该不是光为了教训我吧？”谁说只有女人老了会唠叨，依我看来老男人也许更胜一筹。

“都是你惹的，害得我差点儿忘了要说什么。对了，悠悠要结婚了，婚礼在北京办。她寄了一张请柬到家里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谁？你说谁要结婚？”听到“悠悠”这两个字，我反射





性地从沙发上跳坐起来。

“悠悠啦，童悠悠！线路不好，听不清楚？”老头子扯着嗓子，声声入耳，字字清晰。多年后再次听到她的婚讯，有种错觉仿若隔世。

“呃。有点杂音，现在好了。”我仰靠回沙发，神情有些恍惚。

“你去得了吗？”

“我可能走不开。”下意识就想拒绝。

“我说你这么忙，北京说不定去不了。你童伯伯说不要紧，以后要在家里这边还会补办的，下次的时候再去一样。下次你总会回来吧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电话那头有片刻的沉默，一声叹息后，老头子的语气沾染了伤感：“蔚蓝，你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吗？”

“呵，爸，你怎么这么想？”我笑得僵硬。

“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跟悠悠突然变成陌路人。她取消了婚礼，你坚决要走，一走就是5年，家也不回了。你在躲什么？”

“呵呵，爸，你连续剧看多了吧。我不回家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”我打着哈哈，幸好他看不到我脸上尽是被猜中心思的狼狈。

“那跟谁有关系？是因为你赵阿姨……”

他的话被我打断：“跟她也没关系，我不回来跟谁都没有关系！”深呼吸，调整气息将声音放得轻柔，“你知道的，外



企里人才济济，你女儿又没人家聪明。只好以勤补拙，多花些时间，免得不小心被人家挤了出去。”

“只是因为这个？”他将信将疑。

“真的，你别想多了。”

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给你买房子的钱我还出得起。真的这么苦，你别干回来算了。我还养得起你。”老头子这会儿倒是豪气冲天，刚才又巴不得把我嫁出去。

“爸，这话你说晚了，你要是早十几年说，我就书也不用念了，乖乖在家等着你养。好了，很晚了，你快去睡吧。”

“嗯，你也早点儿睡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”我提醒自己，记着要给悠悠发贺卡。

挂上电话，抱着靠垫卧倒在沙发上。紧绷的神经松弛，倦意铺天盖地地袭来。

头好重，眼皮好沉，合上双眼，身体不停往下坠。等不到人来救赎，只能任由自己往下，往下，落入无底深渊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无边的黑暗变幻为白茫茫一片迷雾，有歌声传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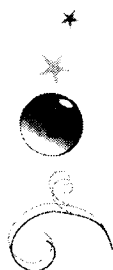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有一只小毛驴呀，永远都不骑……”稚气的声音，咬字不甚清晰。

是谁在唱歌？沿着歌声前行，迷雾逐渐散去。

眼前是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。一曲唱毕，大人们的掌声响起。

“蔚蓝。”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
“嗯？”声音从头上传来，我抬头望去，是妈妈。





“蔚蓝也来一首，好吗？”年轻的妈妈的声音轻轻软软，很温柔。

我摇着头，钻进妈妈的怀里，这里很温暖，温暖得让人忍不住掉眼泪，温暖得让人再也不想出来。

周围响起了哄笑声，可我不管，仍旧紧紧依附着母亲。

母亲也笑了，轻揉我的发，语气里尽是包容。“小傻瓜，不想唱我们就不唱了，有什么好哭的。”

“蔚蓝，不要哭了，我替你唱吧。”还是咬字不清的童声。“小呀么小儿郎，背着个书包上学堂……”

“蔚蓝，你看悠悠多大方呀，以后要跟悠悠多学习，知道吗？”我抽泣着点头，埋首在母亲怀里偷偷打量那个大人们赞许有加的女孩。

她有两条黑亮的小辫子，我没有。她有一双大眼睛，我没有。她的嘴巴是一颗漂亮的樱桃，我不是。她的脸红红通通的像个苹果，我不是……很快地，我就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：她比我漂亮。

而在接下来非常漫长的成长过程里，我发现一个更令我诧异的事情：悠悠几乎是从来不哭的。她年年拿三好生，当的不是班长就是中队长。她帮我赶跑狗狗，帮我教训欺负我的男生。她看似无所不能，却是尝试多，失败也多，受到的期许和压力也多于他人。可她从不轻易掉泪。在我们共同长大的十几年间，她只在我面前哭过一次。

悠悠养了一只小鸡，只有手掌那么大。会叽叽地叫。

“好可爱呀。”我的手指轻轻掠过它又密又软的黄色绒毛，





触感很好。

“我跟妈妈求了好久呢，她才答应给买的。”悠悠抱着小鸡，贴着脸颊摩挲着它的绒毛。

我蹲在一旁看着真羡慕呀，我也要让妈妈买一个。

“悠悠，快点儿过来，外公来电话了。”童妈妈喊悠悠过去。

“哦。”悠悠把小鸡放回篮子里，起身去接电话。

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抱起，学着悠悠的样子，拿脸蛋贴着它。它好软。

“小鸡，小鸡。我带你去郊游吧。”外面有阳光，有草地。它一定会很开心的。

于是我推开门，捧着它出了门。

豆大的水滴，滴在草地上，滴在小鸡身上，还有一滴钻进我的脖子里。

下雨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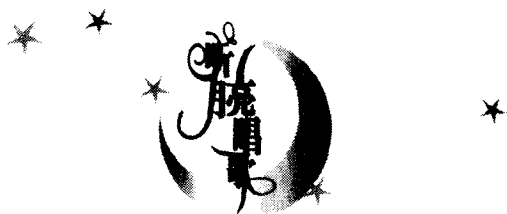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，大雨已成倾盆之势。小鸡在雨中瑟瑟发抖，它原本细密的绒毛，一撮一撮粘在了一起，往下滴水，变得好丑。

一只手掌支在头上挡雨，另一只手抓着小鸡，我往回赶。

我被石头绊了一下。小鸡从我手里摔了出去，摊在地上不能动弹，双眼半闭，不停地颤抖。它要死了吗？这个念头蹿进脑海，我慌了神。一定可以的，回家用吹风机把它吹干，它就会变得像原来一样漂亮可爱了。抽抽鼻子，也顾不上哭了，抓着它就跑。

满脑子想的都是：它一定不可以死。要不然悠悠会不高





兴，妈妈会骂。不自觉地握着小鸡的双手紧了又紧。

小鸡躺在纸盒子里，眼睛闭上了，不再呼吸，不再颤抖。

“我讨厌你，以后再也不跟你玩了。”悠悠指着我说。

“悠悠！怎么可以这么说话。”童妈妈呵斥她。

“我就讨厌她，她把小鸡害死了。我就讨厌她，就讨厌她！”

“悠悠！”童妈妈摊开悠悠的手掌就是一下。

我看见她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“妈妈，我——我——真的好喜欢它。”

童妈妈心疼了，帮她擦掉泪水。“妈妈知道，可蔚蓝也不是故意的啊。听话，别哭了，妈妈明天再给你买一只。”

“我不要，买回来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……”

我心里难过得想哭，却没有哭，我有什么资格哭呢？

低下头看着水珠顺衣沿滴落，脚下形成一个小水洼。耳边是悠悠不断的哭声，小水洼越来越大，水漫过膝盖了，没上了肩膀，水充斥在口鼻里，越挣扎水越往里钻，窒息……

猛然睁开眼，吐出一口气，新鲜的氧气从喉管顺利进入到肺部。环顾四周，熟悉的摆设让我安心，这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眼泪。做着规律的吐纳，直到呼吸顺畅，狂乱的心跳趋于平稳。

从沙发上坐起，两脚落地，地板冰凉刺骨。马上缩回脚，双臂抱膝，晕黄的朝阳从四面照射进来，落在地板上、家具上、我的身上，散发着微弱的温暖。再过一会儿，只要再过一会儿，整个房间都会铺满阳光，亮澄澄的一片，犹如来自天堂





的召唤。

看着身体一寸寸地被金色光线占据，空荡荡的心房也一寸寸地被填满，意识被满足和充盈感涨满，终于什么也不想了，不想了。

.....

* * * * *

再次睁开眼看到闹钟指向8点一刻，我一跃而起。

8点55分，我赶到公司，看到挤满人的电梯门正欲关起，谢天谢地，今天一路顺利，还赶得及。

“等等，还有一个。”

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大堂里奔跑，高跟鞋击打着光亮的大理石地板，奏出紧凑有秩的旋律。同时我也在纳闷自己为什么没被滑倒。

快了。

可以看到半敞的光洁如镜电梯门里我的影像越来越分明。

嘿，甚至可以瞄到电梯里的人瞠目结舌的表情。

好，辨认出最外沿的人是谁了。

范希文！

在这紧要关头我居然犹豫了，缓下步子，在几步之外徘徊不前。

电梯门在我面前合拢，掩去他轻扬的嘴角，映出的是两颊潮红、喘息急促的我。





半秒后，我幡然悔悟，错过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
接着我开始明了，5年来无迟到早退的优质记录已至此画下句号。

最后，我才痛心疾首地想到这次全勤奖是没指望了。

午饭时分，我在餐厅里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我喜欢有阳光的地方。

对面是新进的总机小姐唐糖。阳光下，鹅黄色的外套，苹果绿的衬衣，对人诉说着的是青春无限好。

“在看什么笑成那样？”我问到，她拿着一本粉红外皮的书，一边吃一边看，时不时地捂嘴轻笑。

“啊？”她这才发现我的到来，把封面竖起，让我得以看清。

“星座运势预测。我不知道这个还能逗人笑？”

话音刚落，她的脸泛出红云。“人家是看你来了才笑的，蔚蓝姐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呀？”

这么急着转移话题，不用说肯定是桃花运盛之类的。“天秤。”我咬下一口总汇三明治。

“原来你跟我同星座呀，书上说天秤今年红鸾星动。”她戛然而止。

“是吗？书上还说什么了？”我低头喝奶茶，假装没看见她脸上的红云泛滥。想当年，我也这么青春无限，也喜欢捧着这类书天天看自己的姻缘。每每说有望找到意中人的时候就兴奋得半死，然后天天憧憬着梦中人的出现，想象着两人相遇的情景，在马路拐角处、在图书馆、在电影院……有时候对面来

